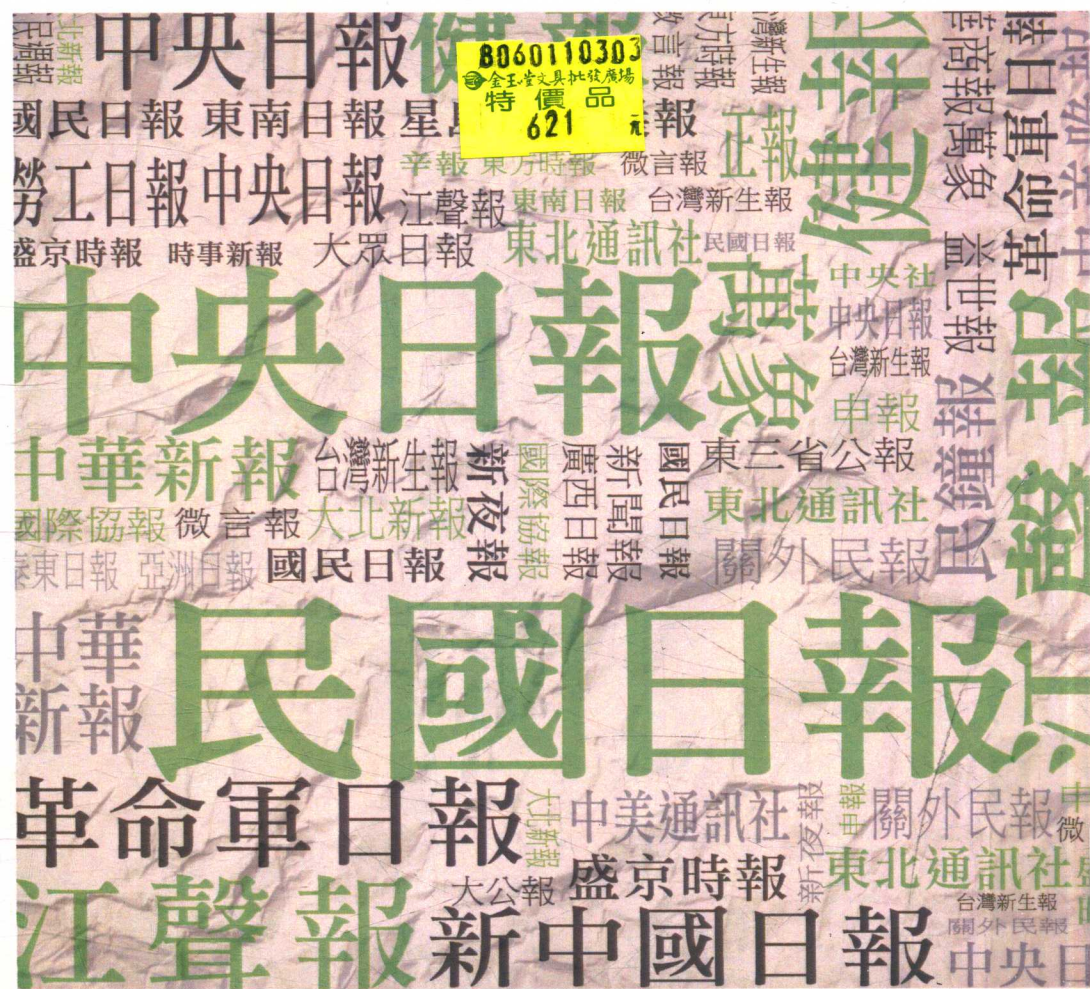


主編

新聞史的

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

少時反對袁世凱帝制而被東北王張作霖下獄的王新命，立志投身報界傳播新聞真相。而在新聞圈打滾四十餘年、任職過《民國日報》與《中美晚報》等十餘家媒體後，他以《中央日報》主筆的身分落腳臺灣……



走過 民國初年 的新聞史

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

王新命——原著
蔡登山——主編

Do人物73 PC0634

走過民國初年的新聞史：

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

原 著／王新命

主 編／蔡登山

責任編輯／洪仕翰

圖文排版／周好靜

封面設計／葉力安

發行人／宋政坤

出 版／獨立作家

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bodbooks.com.tw>

印 製／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howwe.com.tw>

展售門市／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毛國樑 律師

總 經 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33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2段351號

電話：+886-2-2306-6842

出版日期／2016年12月 BOD一版 定價／690元

|獨立|作家|

Independent Author

寫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

編輯說明：

本書原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當時原書名為《新聞圈裡四十年》。今重新出版後，將書名改為《走過民國初年的新聞史：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惟書中原文提及舊書名處仍予以維持，特此說明。

代序

馬星野

新聞圈裡四十年，新命先生得名早。文章憎命信有之，尊前且慢憂心搗。

萬里鐵幕鎖神州，千丈風濤擁寶島；願君珍重千鈞筆，滿眼妖氛待君掃。

舊夢重溫幾悱惻，新愁萬斛滿懷抱，試拂筆鋒晶如雪，可化神劍鋤蔓草。

君文何悲意何壯，如江如海波浩浩。松柏之志老彌堅，薑桂之味辛愈好。

人生在世鮮稱意，鄭虔李白皆潦倒。但願文章泣鬼神，那管雙鬢催人老！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 馬星野未是草

*馬星野（一九〇九—一九九一）：原名允偉，後改名偉，筆名星野，浙江平陽人。曾任《中央日報》社長、第一屆國大代表、總統府資政等。

代序

龔德柏

老友王新命兄，最近將發表他的記者自敘《新聞圈裡四十年》。其實他做記者已滿四十七年。即他的記者生活，開始於宣統三年。我的年齡比他大一歲，但在宣統三年，我還是中學生，根本不夠當記者。所以現在活著的記者們，我的年齡似乎最大；（較陳博生兄大兩個月）但資格最老，當推新命兄為第一吧！

我在民國九年在東京始認識新命兄。他已是十年老報人，我才開始為上海《商報》寫日本通信。這時候，我對他並無深刻認識。十一年我在北平（那時候還是京城）中美通訊社任編輯。不知何故為英人辛博遜聘為《東方時報》漢文版總編輯。我在這時，還無編輯報紙的經驗，實在不夠當總編輯。但別人自動的聘我，每月大洋三百元，還有房租津貼，辭謝實在可惜。所以我接受了。我之敢於接受，係希望新命兄能當事實上的總編輯。於是我打電報到哈爾濱《國際協報》，請新命兄來北京。他接電後，覆一電，說不能來。但巧得很，這張電報二十多天後方到。我正在莫明其妙的當口，新命兄

卻來了。我非常歡喜，認為我這次不會失敗。假使那張電報早到，我另請別人幫忙，則新命兄之來，當使我非常困難。可見天下事真有這等湊巧。

我們的工作開始雖順利，但我們的飯碗，出第一張報，就被我打碎了。因為辛博遜這張報是有後台的，不是他自己出錢辦的。他答應我完全言論自由，他絕對不干涉，所以我在發刊詞，就大大開砲，弄得當時第一權勢者大發雷霆。於是辛博遜辭退了我；新命兄也隨我去職。後來辛博遜找別人辦，始終弄不好，所以又找我說話，希望我再幹，但不能照從前那樣罵人。我不願幹，所以我推薦新命兄代替我。他也接受了。新命兄幹一個月，因薪水比我少，他也不幹了。於是我們兩人都失了業。不久新命兄回上海去了，我則仍留北京，另想辦法。我們第一次的合作，就此告一段落。

大概是十三年吧，他結了婚，又來北京，在中美通訊社任總編輯。我則辦《大同晚報》。那時共黨在北京非常活動，我則向共黨開火。第一篇最激烈的文章標

題為〈本報歡迎放火〉。因為共黨放火燒了《晨報》（陳博生兄主持的報紙），次日沒有一家報敢登載此事；我所以加倍的罵他們。由此與共黨結下了不解的仇恨。新命兄對我的大膽作風，頗為贊成。所以他脫離《中美社》專為《大同晚報》任編輯。我們兩人合作得非常好，他寫的文章我完全照登，一字不改。以我的記憶，他十餘年間（連後來的《救國日報》）為我寫文章，我從未改過一個字。但我的頭幾乎被他弄掉。即十五年八月五日，張宗昌槍斃林白水。六日我們在報上大罵張宗昌，這是新命兄的大作。張宗昌大怒，即下令憲兵司令王琦捕我，捕到就槍斃。但那晚我以特別原因，回家很遲，特務人員待至七日晨三點鐘，見我尚未回，以為我知道消息逃跑了，所以他回去了。但他回去後，我隨即回家，所以他們不知道。到七點鐘，管翼賢打電話給我，只說：「你出去好了」，我就穿上長衣，由大門出，轉入小胡同，以免與特務碰面。我由此即離開北京，在天津租界小住。因國民革命軍已佔領武漢，我就到漢口去了。自我去後，由一位姓羅的為我管業務，他有了野心，想侵佔《大同晚報》，新命兄不願同他衝突，又回上海，《大同晚報》即告壽終。我也永久不回北平了！

十六年四月，我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又把新命兄請來為我幫忙。後來我到河南去弄紅槍會，拆軍閥們的後台，把《革命軍日報》交給新命兄。他維持多少時候，我現在記不清了。

二十一年，我在南京辦《救國日報》，新命兄雖住上海，卻常常為我寫社論，由快郵寄京，尤其我離社時社論完全由他一人負責。這種關係，直到抗戰時南京被日本佔領前，《救國日報》停刊才終止。這是我們合作的四個時期。

同新命兄合作，完全志同道合，絕無一語之衝突，我尤其欽佩他辦事負責。我把編輯部交給他，由他自由處理一切，我無絲毫顧慮。這樣的人，我一世只遇他一個，別人就沒有他那樣可靠。至於觸怒張宗昌，那是報人應採取的態度。假使我自己執筆，也一樣惹禍。所以我對他絕無怨尤。我平日待同事，素來如此，對新命兄更加諒解。

新命兄今年六十有六，把他四十七年的記者經驗，寫給我們看，實在可以給我們許多教訓。所以我特把我們的關係，敘述一番，以附驥尾，不勝幸運之至。

龔德柏

四十六年六月廿六日，新竹

*龔德柏（一八九一—一九八〇）：字次筠，湖南人。曾任《國民外交雜誌》、《東方日報》、《中美通訊社》總編輯等職。與成舍我合辦《世界晚報》，後兼《世界日報》總編輯，創辦《大同晚報》。

代序

成舍我

由於時代的演進，一向不為人重視的新聞學，最近幾年，忽然變成了熱門。台灣有好幾所大學，設了新聞系，而且更有新聞研究所，十幾位研究所畢業生，已獲得碩士學位。而有關新聞學的書刊，也逐漸增多，青年們似乎對新聞學已引起無限興趣。

新聞事業越發達的國家，民主政治，一定貨真價實，光輝燦爛。蒲徠士說：報紙在廣大地區，普遍流行，人民討論政治的機會，就自然加多。拉斯基說：得不到正確消息的人們，亦即得不到基本的自由，因為事實都弄不清楚，如何能行使民權，控制政府。新聞事業與民主政治，關係如此密切，如果自由中國的青年，對新聞學感到莫大興趣，這一現象，是反映年來自由中國新聞事業的發達，也是反映自由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則無論如何，這現象是可喜的！

在新聞學一切書刊中，我願意奉勸對新聞學極感興趣的青年，最好多多研讀報人傳記，尤其他們的自傳。因為在這些傳記中，我們可以發現任何一位卓有成就的

報人，其偉業崇望，均決非來自僥倖，特別當民主政治尚待爭取的時期，報人奮鬥艱苦更屬難以言喻。報紙欲造成領導地位，樹立言論權威，無論做老闆、當夥計、敲算盤、搖筆桿，披荊斬棘，履危蹈險，當事人的酸甜苦辣，最值得我們敬仰。而研讀報人傳記，就等於全部學習他們偉大寶貴的經驗，比研讀一些漫無邊際空泛浮濫的新聞理論深信要切實有益。

我們所唯一認為遺憾的，西方報人，傳記和自傳，眼前值得研讀的，最少在五十種以上，關於中國報人，則似乎直至現在還沒有一本這類的書籍出版。因此，我聽到王新命先生《新聞圈裡四十年》即將發刊，感到非常興奮，這將是對新聞學發生興趣的青年們，可能讀到的第一本中國報人傳記。新命先生雖然不是新聞企業家，自己沒有創辦或主辦一份報紙，換一句話說，他不是老闆階級。但他是一位百分之百的職業報人。他在新聞圈裡四十年奮鬥，所最足以啟發新一代報人，為新聞圈永垂楷模的，則是他公正不阿的獨立精神。青年們常

問我，報人最偉大而崇高的精神是什麼，我總這樣地答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三句話，可以包括無遺，而在孟子這三句話後面，並可改「此之謂大丈夫」，為「此之謂標準報人」。新命先生奮鬥四十年，冒險犯難，飽經艱苦，就我所知，他確已做到「不淫」、「不移」、「不屈」的地步。這種精神，為報人所需要，尤其在今天的中國報業，其需要更為迫切。如果這一本書，能給新一代報人注入了這種精神，則這一本書對於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的貢獻，實將無可比擬。

新命先生從清末就進入新聞圈，到今年實已工作了四十七年，但因為這本書原是幾年前為報紙副刊所寫，當時估計是四十年，現在精查細算，則就字面說，新命先生業已瞞小了七歲。回憶我與新命先生相識，遠在民國四年，那時我由安慶到奉天，為奉天《健報》任校對，編副刊，新命先生是《健報》總編輯，我以十七歲青年，做新命先生部下，屈指迄今，也已四十多年。就眼前在自由中國的朋友說，我或許是新命先生最老的朋友，同時，新命先生也或許是我在報業中，唯一僅存的上司。新命先生從未做過報館老闆，在業務方面，不需要他提供任何奇謀妙計，《新聞圈裡四十年》一書，

只是寫出他一生做「夥計」的經驗。通常在報館做夥計的，固然與一般營利機關，老闆與夥計關係，夥計必須承望顏色，順從意旨，不盡相同，但報館老闆因金錢名位的誘買、迫使主筆、總編輯、歪曲批評，捏造消息，實乃事所常有，而新命先生總是為了這些問題，不肯違背良心，或力持不屈，或擲筆竟去。至於他自動自發，為了正誼與人道，和當時權要，黑暗勢力，誓死搏鬥的英勇事蹟，更屬指不勝屈。照他書內所說，我們可能感覺，新命先生太不通人情，不懂世故，甚至或竟近乎鬧彆扭，發神經，但這些地方，正是新命先生令人敬愛之處，而新命先生足為青年楷模的報人精神也正在此。

新命先生實際上已在新聞圈裡工作了四十七年，直至現在，他還是新聞圈裡的一位英勇善鬥的戰士。美國名報人石墨偉（Melville Stone）寫過一本《記者五十年》（*Fifty Years of a Journalist*），我希望不久將來，新命先生也會將這本《新聞圈裡四十年》，改正為「新聞圈裡五十年」，甚且「六十年」，「七十年」，作為我們中國報業空前的「報瑞」，青年報人的永久導師。

成舍我

民國四十六年七月六日，台北

*成舍我（一八九八—一九九一）：著名報人與教育家，原名成勛，後名成平，筆名舍我。湖南人，隨國府遷台後，與陶百川、徐復觀等人創辦《自由人》三日刊，並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今世新大學前身），晚年則創辦《台灣立報》。

代序

張文伯

王新命先生是一位道地的老報人，所寫《新聞圈裡四十年》一書，便是他在新聞界奮鬥四十餘年來有血有淚的實錄。我與新命先生相識較晚，時當三十一年秋季，同在重慶任《中央日報》主筆，可以說是抗戰朋友；而他那「新聞圈……」的寫作，卻與我有約在先。

因為其後我兼主《中央周刊》，屢屢向他徵稿，他便答應我寫「新聞圈裡三十年」，準備連續發表；但由於他文債過多，一再拖延，直拖到勝利之日，還沒有繳卷。而今他畢竟寫了出來，由「三十年」而「四十年」，又蘊蓄了十餘年之久，有如陳年老酒，其韻味之越發醇甘芬芳，是不待言的了。

新命先生雖老而心實不老，他始終懷著一顆童心，談笑別饒風趣。你如果故意挑逗一下，與他驚扭幾句，他便會滔滔不絕地爭辯個不休，猴急得豎眉瞪足，直叫一聲：「你這個人……」但此中別無惡意，他的口角眼梢不時掛著微笑。因此與他爭辯，倒反可以安享幾分樂趣。

他為文以雄健勝，無脂粉氣，不忸怩作態，義之所在，率直以赴，字字作金石聲。他的文字是以真性情寫出，甚至以生命寫出，讀之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由此，也許帶給他若干困擾，他卻無所顧忌。孟子曰：吾知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新命先生平生學養，殆得力於此。

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中央日報》即於是年九月九日受降之日在南京復刊，宣傳特派員陳訓念先生實主其事。我也就在那天搭冷容庵先生賁呈受降書的專機飛回南京。《中央日報》復刊後第一篇社論，由成舍我先生執筆，我到了後，當晚一場歡宴，便由我接寫社論。如是每日一篇，累月不以為苦，勝利的光輝使筆致文思也活潑了許多。記得第一篇社論題便是〈勝利的自覺〉。後來新命先生等來了，社論遂由數人分寫，我與新命先生的交誼也就更深一層。月前我手裡這枝「五一」型鋼筆，便是他當時給介紹買的。十餘年來相守無恙，但所寫文字不多，不免愧對這位老友。

一般說來新聞界是代表輿論的，而輿論之與民主政治，有如水之與魚，那源頭活水，有賴新聞界去引發鼓盪；而報人的氣骨風格，卻是輿論的生命所寄。言念及此，不能不對這位老當益壯的報人新命先生，肅然起敬，油然而興愛慕之情。來臺以後，彼此很少會晤，但相交原不在形跡。我在這裡默祝他健康勝常，對於不義、對於邪惡，打個更大的勝仗！

*張文伯（一九〇七—）：前《中央日報》主筆。

代序

伍平一

閒嘗論之，學問之道，不務乎其廣，而務乎其精，事業之成，不取其近，而取乎恆。苟有人焉，以若是盡其生而經年孜孜於一事功，則末有不大造於國家社會，而著不朽於千秋也。予友王新命先生，近以朋儕之促，將其《新聞圈裡四十年》之作問世，予以是窺見其所歷四十餘年之孜孜於是不舍，而深佩其純貞有道，為舉世不多覩者。夫人生事功之成也難，而置身報業以求成則尤難，置身報業求其恆而不舍為難，若置身報業，而於我國在此四十餘年以求恆而不舍則難乎其難。吾人試一回溯此民國四十餘年，喪亂相尋，政潮起伏，波譎雲翻，為報人者，遭此坎坷時代，苟非堅忍其志，純潔其行，鮮有不為威武富貴而異其趨者哉。而先生則四十年如一日，毋改其志行，毋惑於勢利，以三民主義為鵠的、以國家民族生存為號召，其載筆也，自南而北，復又由北而南，所為主張，言行一貫，學之精與業之恆，其輝煌又豈待予言哉。歲辛卯，予見先生論辯平均地權文，驟憶舊游，迴縈腦際，彷彿民六之日，予在滬辦民

國大《新聞報》時，與葉小鳳先生游、因而獲交。爰貽書而試述舊雨，尋得先生覆書，果爾，先生昔年與葉先生共事於上海徐庶華女士主辦之競雄女校，且尚憶其出生後予四年云。噫，先生記憶力之強，可佩如此，若非報刊其文，予幾交臂失之。旋見所為《新聞圈裡四十年》之作，予屢函相勗，刊而示世，予所以若是者，非私於所交，而有意義存焉。蓋予於報業過來人而未忘情者，去國十年，為革命運動，自美洲而南洋，幾盡瘁力於是，歸國後，在滬在粵，復操此而時作時輟，視先生而能四十餘年至今不斷，予則大遜色矣。今人第知華僑為革命之母、而不知華僑所以成為華僑之母，造端於報人之啟發至深且大。然海外言論自由，較易百倍，今先生生在國內，而以正言讜論，代表輿情，與惡勢力戰，互至四十餘年，其難能可貴為何如乎。吾意在此數十年之歷程，其遇豈無達官貴人、有以位先生者，然先生非此志也，足覘其敝屣榮利，浮雲富貴，本其純志篤行，克奏事功，先生德之可風，足著不朽而矜來茲，當為後之

報人模楷，又豈為予之私語。此予所以促其刊而樂為序以昭於世焉。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六日 伍平一拜撰

*伍平一（一八八八—一九六二）：原名澄宇，號平一，廣東人。曾任孫中山秘書、參與國民黨筹建。中日抗戰時出任汪精衛政權官員，戰後被捕，獲釋後病逝於台灣。

自序／四十七年舊夢的重溫

一個人如果感覺往事值得回溯，那他就已經進到了老境。而今我發表四十幾年來在報界做馬前卒的回溯錄，當然就是說明我已進到了日薄崦嵫的時期。

辛亥那年新秋，我就做了報界的馬前卒，但在今天之前，我不曾寫過回溯往事的文章，也不曾寫過自傳，儘管還在十幾年前，便有幾位朋友慫恿寫自傳，我卻不肯寫。我總覺得：一個自強不息的鬥士，最光榮的日子，永遠不在過去，在將來。你如果自信能在將來發出生命的奇光，替國家社會消滅黑暗的勢力，那你便不會因為過去的生命也曾發出微光，有過和黑暗鬥爭的事蹟，而沾沾自喜，我和許多倔強的老人一樣，儘管兩鬢漸白，然而還是不知老之將至，從不曾作回溯過往的打算。

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為了割治十二指腸潰瘍，進了台大的附屬醫院。除夕的正午，由醫院回到宿舍，攬鏡自照，照出了滿頭白髮，一臉縐紋。哦——我的確老了。但如果我是薑桂，愈老愈能發揮辣性，而且時代用

得著薑桂的辣味，老就毫無關係，我實不必為老的來臨而驚心。可惜的是，我不是愈老愈辣的薑桂，時代也不允許薑桂充分發揮其天賦辣性。在這情形之下，我便只有自承衰老無用的一法，既然自承衰老無用，未來的日子，縱令不全是生命無光的日子，也必然失去人龍人虎的活力，縱令無人指為活屍，但也不能再以鬥士自居，人生到此，豈不是遇到真正無可奈何的厄運？

那麼，怎麼辦才對呢？

自殺？這是我所最反對的愚舉，我決不自殺。

高蹈？蹈到這孤島也夠高了，還有什麼地方可蹈？不肯自殺，又別無可高蹈的地方，而衣食住行，在在要錢，試問錢從何來？是絞腦汁寫報國的文章換來的？不是！是每日在辦公室坐八小時的板凳換來的？不是！說來奇怪，是賣老換來的！賣老為生，豈有此理！然而卻是不折不扣的事實。這一事實的不合理，在我的生活史中，縱未絕後，亦已空前，我心匪石，天然是不安之至。

為了減少不安的情緒，決計從今天起，來做一件無益的事；寫一本回溯錄，回溯新聞圈裡四十年恍如一夢的往事。莊周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遺有涯之生？」我想把它改為：「不為無益之事，何以安不安之心？」

當然，我應該讓自己沸騰的血和辛酸的淚，透過癡人說夢的回溯錄，使這回溯錄成為有生命的著述，免得浪費紙張油墨；但這一點究竟是不是奢望。依然有待事實的證明。這不是說，我自己或許會在中途改變用血淚寫夢影的初衷，因而回溯錄會變成無生命的死物，而是說，新聞圈裡的四十幾年，雖恍如一夢，夢裡許多活潑潑血淋淋的事實，我有沒有完全自由把它搬到紙上展覽，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萬一如夢的往事，也沒有搬到紙上展覽的自由，我就不能保證回溯錄中的隻字片言這都有我的血淚。

現在我開始寫恍如一夢的四十餘年的往事，同時我將重溫過去那種不論在什麼地方都能以龍虎人姿態出現的舊夢。